



王函心方輯佚書

八十九

□ 11  
1236  
89



阿  
卷 1236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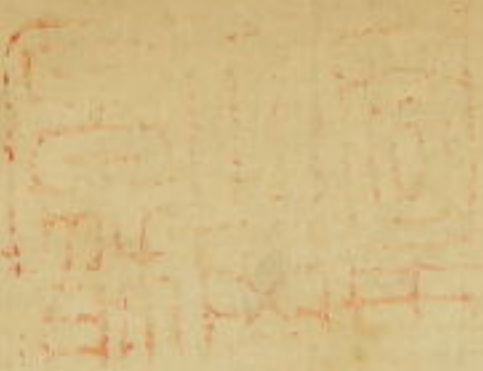
目耕帖卷十五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三

王應麟困學紀聞或謂仲尼降黍離為風然季札觀樂時已為之歌王矣孔子正樂在後則降王為風非孔子也

劉瑾詩傳通釋變風作而天下不知于然讀邶風北門曰王事適我衛伯今日為王前驅唐鳩羽曰王事靡盬秦無衣曰王于興師王命猶行於列國也



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九引韓詩曰黍離伯封所作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  
憂慝不識放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又以爲  
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曹植貪惡鳥論昔尹伯  
奇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  
得乃作黍離之詩亦用韓詩說而劉向新序節士  
篇云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  
是也漢師殊異若此王風不應有衛詩韓說近之  
雞棲于埗釋文出時字云本亦作埗賈昌朝羣經音

辨同陸作時今注疏本作埗非毛舊本

陸佃埤雅釋獸詩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  
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故也頗諳物性然班彪  
北征賦觀牛羊之下來用詩語作牛羊班氏世傳  
齊詩似齊詩作牛羊下來亦未必有意區別也  
曷其有佶毛傳佶會也釋文引韓詩云至也案說文  
與毛傳同朱子取韓詩義

君子陽陽右招我遊房鄭箋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  
時在位有官職也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

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  
 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  
 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案周禮春官磬師教  
 縵樂燕樂之鍾磬鄭注燕樂房中之樂鍾師凡祭  
 祀饗食奏燕樂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  
 燕樂亦如之則此君子之官其磬師鍾師笙師之  
 流乎

文選枚叔七發陶陽氣蕩春心李善注引薛君韓詩  
 章句曰陶暢也當是說君子陶陶義

說文解字翳翳也所以舞也引詩左執翳案翳是古  
 字

不流束蒲毛傳蒲草也鄭箋蒲蒲柳釋文蒲如字孫  
 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相叶箋義為長今則二蒲  
 之音未詳其異耳翰案韻補蒲頗五切音蒲周禮  
 職方氏其澤藪曰弦蒲鄭氏讀上聲詩不流束蒲  
 叶下戍許又蒲或讀去聲龔頤正芥隱筆記樂天  
 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萄蒲作去聲讀

中谷有推毛傳推離也正義釋草云萑推李巡曰臭

穢草也郭璞曰今芫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藺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按本草云益母芫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菴藺穢臭穢卽芫蔚也翰案本草經上品芫蔚子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生池澤名醫別錄一名貞蔚李時珍本草綱目其功宜於婦人及明目益精故有益母之稱又木草上品別出菴藺陶宏景曰狀如蒿艾之類與此迥異說文解字

菴藺也引詩中谷有菴藺與毛詩離字通

說文解字灑水濡而乾也引詩灑其乾矣集韻平聲上二十五寒灑離他干切引詩同云或从佳

條其歎矣釋文歎又作嘯張參五經文字嘯詩亦作歎案陸所據毛本作歎張所據毛本作嘯故說互異也

說苑建本篇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韓詩外傳載此節引詩掇作掇下節引詩

亦作撥

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詩我生之後逢此百離  
毛萇曰離憂也一作罹今注疏本作百罹釋文罹  
一本作離指毛舊本也

說文解字蜀覆車也引詩雉罹于蜀集韻平聲下十  
八尤房尤切蜀罕下引說文云云或从孚

爾雅釋器繁謂之罿罿罿也罿謂之罕罕覆車也孫  
炎注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釋文引韓  
詩施羅於車上曰罿

在河之滸毛傳滸水濂也正義引釋邱云夷上洒下  
不滸李巡曰夷上平下洒隋下故名滸孫炎曰平  
上隋下故名曰滸不行者蓋衍字釋文引爾雅云  
夷上洒下水滸旁从水

顏師古匡謬正俗齊書云紀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  
白之太祖曰詩人采蕭蕭卽艾也蕭生斷流卿勿  
廣言按爾雅云蕭一名賴此蕭自是香蒿古之祭  
禮所用合脂蒸之以饗神者艾一名冰臺此則今  
之用灸病者二草名既不同稱類區別本非一物

較然易了設使齊高謬誤取會一時之應子顯不當著於史籍以誤將來學者詩云彼采葛兮云云此之三章蓋詩人歷言葛也蕭也艾也以爲興喻故毛傳云葛所以爲絺綌蕭所以供祭祀艾所以療疾病豈得又言葛與蕭艾同爲一物乎未聞以艾饗神用蕭灸病斷可知矣翰案王風懼讒之詩曰采葛采蕭采艾皆喻己之有用而見忌於時唐風刺聽讒之詩曰采芘采苦采葑皆喻人之爲言而虛構其事

大車之詩列女傳以爲息君夫人作傳云夫人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



案此與毛詩大異以左傳記楚子滅息事考之亦不合蓋此息君夫人與息嬀別爲一人楚以息嬀故滅息卒納息嬀所謂息夫人三年不言生二子者是也此之入宮而不貳醮與息君俱死者乃別一息君夫人非息嬀也書缺有間幸得子政表之息君夫人不死矣白虎通崩薨篇引穀則異室二句云合葬者何以同夫婦之道也取爲禮制其非男女淫奔可知王命岳詩牖以爲大車之淫甚於邱麻邱麻淫人大車淫鬼令人不免失笑

毳衣如茨毛傳茨黼也蘆之初生者也鄭箋茨亂也正義釋草云葭蘆茨亂孫炎郭璞皆以蘆亂爲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亂爲一草此傳茨爲蘆之初生則意不同李巡之輩以蘆茨爲一也戴氏考正按蘆字譌當作藿孔冲遠不能考正而溷蘆茨爲一非也夏小正七月秀藿葦傳曰未秀則不爲藿葦秀然後爲藿葦故先言秀又曰藿未秀爲茨葦未秀爲蘆是茨與蘆乃藿葦二物初生之名凡詩中曰蒹葭曰葭茨曰藿葦及今人曰蘆菼皆並

舉二物蒹葭藿荻一也葭蘆葦一也許叔重說文  
解字多本毛詩於藿字云藿之初生然則毛詩轉  
寫譌失顯然矣案說文解字繡帛騅色引詩毳衣  
如繡則繡又詩之本字也

說文解字毳以毳爲繡色如釁故謂之毳釁禾之赤  
色也引詩毳衣如繡與毛詩作璊訓璊字異義同  
邱中有麻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首章毛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邱中  
境塙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次章

傳子國子嗟父鄭箋言子國使邱中有麥著其世  
賢案周禮地官大司徒疏引鄭氏發墨守云留乃  
在陳守之東是留邑之證毛鄭時古籍猶多指稱  
父子必確有根據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  
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貌也韓詩亦重爲施施  
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  
之恐有少誤

陳此心序張彩詩原云夫以無邪蔽三百乃夫子代

爲詩人原也而最可原者尤莫如鄭風鄭亦世漸於桓武士有緇衣之好女有雞鳴之風安得概以淫斥之舉仁人義士感時憂國之公忠悉入妖女狡童之案不其冤子則說詩而不善原者之過也說極通澈

茅坤鹿門集有說鄭風篇云大抵詩之言淫諛者爲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是也孔子嘗剛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不能口禁而人熄之者秦沒而漢求口經於天下

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雜出而並見此仍襲魯齋王氏之說而小變其詞未足爲定論也

詩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此作詩者之正意禮記緇衣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則就詩人好賢惡惡之心以著其效而立之準也

緇衣之蓆兮毛傳蓆大也本爾雅釋詁釋文引韓詩

云儲也案說文解字蓆廣多也儲卽廣多之意惟  
廣多故大要是一義陳第毛詩古音攷蓆音芍叶  
敝予又改作韻

黃文煥云將仲子兮詩序刺莊公也仲子指祭仲叔  
段失道而公不制且與祭仲謀欲待而殺之故詩  
人知其意若祭仲有請而設爲公拒之詞以天理  
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莊公縱不愛段獨不愛父母  
乎獨不畏公侯之議乎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是  
爲譎諫

范處義詩補傳叔于田與唐風揚水椒聊皆不謹於  
始強宗之變也翰案巷無居人隱見跋扈之勢將  
叔無狃預料禍敗之萌與揚水之我聞有命不敢  
以告人皆以微詞見意乃或以叔于田本刺鄭莊  
也而辭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乃戴武  
是直爲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其說詩亦膚矣  
說文解字膾肉膾也引詩膾裼暴虎集韻上聲二十  
四緩膾胆或省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毛傳忌語辭也鄭箋忌讀如彼

己之子之已案古人語辭多用兮字又轉作猗其揚聲讀者則作止作只又轉作忌皆隨其鄉語而異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引五經要義國君及元率戎車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案隋志有五經要義五卷梁十七卷雷氏撰序在沈文阿何妥下蓋南北朝末季之人

洵直且侯毛傳洵均侯君也鄭箋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三英粲兮傳云三英三德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案爾雅釋詁公侯君也此毛鄭之所本然臣謂之君而又以君子解君字少見迂曲英俊固是德然與彼己之子句尙隔釋文引韓詩云侯美也初學記引郭璞毛詩拾遺云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卽上素絲五紵也朱子集傳並取之

舍命不渝鄭箋舍猶處也戴氏考正案古字舍釋通

禮記舍菜作釋菜是也又澤釋亦通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謂凝冰復釋故李軌音釋是也管子引此詩作澤命不渝澤與舍義並爲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

遵大路兮序謂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朱子初解亦從序說後定爲淫婦留其人之詞引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爲証劉瑾集傳通釋謂宋玉去古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本旨不知宋玉作登徒子好色賦本假詞以諷於姪

此正玉之微辭也詩序首語國史所題其去古不更近乎

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惑祛吝亦泯李善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祛去也案毛詩無單用祛字者祛與祛袂从衣不同未知當屬何句附載於此說文解字敬棄也引周書以爲討又引詩無我敬兮案敬古文魏字也

黃文煥云有女同車詩序刺忽之不昏於齊也齊女賢而不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刺之按

詩稱孟姜明是齊姓傳曰親迎同車也則此非淫詩

鄭志張逸問有女同車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翰案麟趾美振振公子管蔡亦在其中厥後監殷乃以武庚叛耳初亦未當不仁厚也聖狂之介只在一念間耳

說文解字薜木莖朝華暮落者引詩顏如薜華集韻去聲二十二稗薜檺薜三字同案薜是本字舜古文假借字

埤雅釋草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游龍蓋山性宜木隰性宜草而扶蘇荷華橋松游龍皆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也橋高也游縱也以縱故謂之龍上聳曰橋山海經曰其上多橋木而鄭讀曰槁誤

尤侗西堂雜組近世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

問難者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爲淫奔坐皆默然惟蕭山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何必遂爲淫奔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謂之淫奔也言未既有拂然而起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所謂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狡童淫奔者也忠憲遽起

揖曰先生言是也翰案狡童序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嚴粲詩緝以彼指忽所用之人子以稱忽語意尤爲優洽

褰裳序云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春秋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饑韓宣子於郊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勒子至於他人平又呂氏春秋求人篇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子產在焉



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案子產爲之詩亦賦此詩也非子產自作以古傳記徵之皆與序說合

詩序丰刺亂也謹案

御纂詩義折中鄭人悔不從晉故託爲婦人之詞言男子親迎車已在巷而悔已之不送以比晉人爭鄭兵已在道而悔已之不從也二章比晉人伐鄭已在郊而悔已之不服也三章比賦幣已具晉君一來則近服矣

東門之墀釋文出東門之壇云依字當作墀正義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尙書言壇墀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墀壇墀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墀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墀案注疏本作墀依定本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余氏蕭客據唐石經皆作壇今唐石經亦作墀墀雅釋草東門之墀茹蘆在阪言男女之際以禮則近而易如東門之墀以色則遠而險如茹蘆在阪也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室  
家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  
可與成爲室家也經文作有靜室家較毛詩作踐  
訓淺者各自爲義尤覺古雅

風雨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  
淒淒雞鳴喈喈毛傳興也鄭箋云興者喻君子雖  
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唐李頎有風雨雞鳴詩起  
云不爲風雨變雞德一何貞結云欲識詩人興中  
含君子情崔國輔上何都督履書君子脩身終不

棄禮爲苟容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善人不  
拘俗也皆合序意

說文解字潜水流潜潜也一曰潜潜寒也引詩風雨  
潜潜案今詩無此語疑風雨淒淒之異文也

青衿序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脩焉范祖禹曰  
大亂五世學校廢之由也此詩自漢以來諸儒皆  
主學校說集傳定爲淫奔之詩他日朱子作白鹿  
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亦以古義未  
可盡廢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  
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孫  
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  
鄴下詩本旣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  
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  
矣

挑兮達兮釋文挑說文作𦉳案今說文𦉳滑也引詩  
𦉳兮達兮又疋部達字仍引作挑一依毛詩一存  
異文也

揚之水序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綠以  
死亡其首章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次章曰終鮮  
兄弟維予二人蓋同宗大臣爲此詩與籀兮稱佑  
叔者似出一手

縞衣綦巾說文解字引詩作緝巾云未嫁之女所服  
集韻平聲上七之渠之切緝綦幘綦並同云緝或  
作綦幘古作綦或書作緝紵

聊樂我員楊簡慈湖詩解謂員是姓樓大防攻媿集  
存其說而非之以員本彭城劉氏奔魏自比伍員

更姓古無此姓乃語助辭釋文我員本亦作云韓詩作魂神也盧氏考證案元鳥景員維何箋云員古文作云則作云者古文也正月昏姻孔云釋文本又作員此韓詩作魂尤可見毛詩本作云也戴氏考正員旋也言聊樂於與我周旋下章又言聊可與之歡娛娛對員爲義

集韻平聲下九麻之奢切闔城臺也詩出其闔闔徐邈讀又時遮切亦有闔堵字引爾雅闔謂之闔或从土又有茶字芳也爾雅藁薈茶則茶與闔古韻

本相叶也

王志長毛詩刪翼野有蔓草子太叔賦以享趙孟子齋賦以饒韓宣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而歌野有蔓草古人於君臣朋友間每託言美人以致流連想慕之意簡兮詩西方美人可證此詩若爲淫奔名卿何以賦之大饗夫子何歌之以示子路宜以古序爲正案詩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遇焉此本託興之意

韋昭毛詩答問國多兵役男女怨曠於是女感傷而思男故出游於洧之外託采芣香之草而爲姪泆之行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也見太平御覽所引直說男女會聚又甚其辭則以淫奔解此詩不始於宋人矣

零露漙兮匡謬正俗詩古本有水旁作漙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爲漙字讀爲團圓之漙作辭賦篇什用之遞相因襲曾無疑者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充反此字本作專或作

漙耳單作專者古字从省又上充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翰案呂氏字林收專字亦是三家經異文

顧野王玉篇醜眉目之間美貌引詩青揚醜兮集韻上聲三十阮醜面柔也引韓詩青揚醜兮則玉篇所引亦韓詩也文選潘安仁射賦引薛君韓詩章句青靜也亦可互証又子華子引詩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清風婉兮案子華子或出漢魏人所擬而清揚作清風則用三家本也孔子家語致思篇

引詩又作宛王肅注宛然美也

集韻平聲下十一唐收當切灤霰露盛貌詩零露灤灤徐邈讀或从兩

說文解字潛水出鄭國引詩潛與洧方渙渙兮集韻平聲上十九臻潛字注通作溱淨

溱洧序刺亂也太平御覽卷三十引韓詩溱與洧方洧洧兮注洧洧盛貌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至盛也惟士與女方秉蘭兮注秉執也蘭蘭也當此盛流之時眾士與眾女方執蘭拂除邪惡鄭國之

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觀之薛君此注似謂往觀之人所自作玩詩明言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則從考觀指斥可見且往觀乎以下承上而言非謂淫者自作也釋文引蘭兮韓詩云蓮也洵訃韓詩作恂盱云恂盱樂貌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漢書地理志引詩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作灌作菅與毛韓並異作恂盱與韓同與

毛異者班氏傳齊詩也

釋文渙渙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段氏玉裁詩經小學許書必木作汎汎从水丸聲胡官切卽洹字之別體案段氏說與韓詩作洹洹同

齊雞鳴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而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讒人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薛君曰雞遠鳴蠅聲相似薛注與毛傳蒼蠅之聲有似雞之鳴同而以爲讒人義別王應麟玉海引作

悅人也則所見之本異較讒義近

說文解字昌日光也引詩東方昌矣是東方明矣之異文

漢書地理志臨邑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虘虘之間兮又曰蒺藜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顏師古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云往也虘山名也字或作猗亦作巒皆音乃高反言往適營邱而相逢於虘山也又云著地名卽濟南郡著縣也乎而語辭一曰門屏之間曰

著案呂氏讀詩記引崔靈恩注還茂昌三者皆地名也義亦似本齊詩

後漢書馬融傳章懷太子注引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與毛傳合說文解字豨三歲豕肩相及者引詩並驅從兩豨兮豨卽肩也幽風七月傳三歲曰豨周禮春官大司馬鄭注一歲爲豨二歲爲豨三歲爲特四歲爲肩與毛韓並異

東方之日兮文選宋玉神女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

曰言所說者顏色美盛也言美若東方之日與毛傳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相同而與陳風月出語意合

東方未明序刺無節也朝廷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郝敬詩經原解興居號令非辰夜者所得司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荀子大略篇引詩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以爲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與毛傳羣臣



顛倒衣裳而朝義合

葛屨五兩釋文兩王肅音如字沈音亮案說文解字  
緇履雙枚也集韻里養切與兩兩从並收上聲二  
十六養此王肅音如字也晉書阮孚傳未知一生  
當著幾量屐量卽兩字此沈重音亮

曷又從止正義言以意從送與之淫耳非謂從之至  
魯也邱光庭兼明書引左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  
逆姜氏于讙讙魯地謂是從送至讙入于魯地而  
以孔爲失

藝麻如之何釋文藝本或作藝案白居易六帖卷八  
引詩作藝藝卽藝之俗字也

禮記坊記引詩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鄭注橫從橫  
行治其田也釋文本亦作遊行治其田顏師古匡  
謬正俗禮云古之冠縮縫今也衡縫衡卽橫也不  
勞借音而徐氏並音橫皆失之詩釋文引韓詩衡  
作橫從作由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楊慎丹  
鉛錄由與農同引韓詩外傳云云又呂氏春秋管子  
子歷紀皆云堯使后稷爲大由注大由大農也錢

譜神農幣文農作由翰案阿毗曇論日恒逐月行  
一日相還四萬八千八十由旬以由旬爲尺度數  
名亦因此由字也

說文解字嬌順也引詩婉兮嬌兮集韻上聲二十八  
彌力轉切嬾變嬾三字並同亦書作繖

總角卅兮宋本作卅張參五經文字卅古患反見詩  
風則唐時本亦作卅也今以周禮礦作卅此从卅  
略有分別

說文解字獐健也引詩盧獐獐案與毛詩作令令傳

訓繆環聲義別

毛奇齡國風省篇鄭人暴虎齊俗從狼非騶虞之仁  
也叔于田盧令令兩詩皆曰美且仁夸詞也

其人美且鬢毛傳鬢好貌鄭箋鬢讀當爲權權勇壯  
也朱子集傳鬢鬚鬚好貌能得毛義

說文解字偲彊力也引詩其人美且偲與毛傳多才  
義合朱子集傳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卽  
此字

集韻入聲十六屑蒲結切倣敗也詩倣笱在梁徐邈

讀今韻不收

其魚魴鰈釋文鄭古魂反魚子也案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一引詩曰弊笱在梁其魚魴鯤是鄭箋本作鯤而敝又作弊也

楊時詩辨疑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女姜雖欲適齊其可得乎

齊子發夕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戴氏考正按發又發發卸之義方言云發舍車也東齊河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然則發夕謂夕而卸車與正合齊人語又郭璞云今通言發寫寫卽卸字古音夕似略切發夕卽發卸語之轉耳說有根據

邱光庭兼明書齊風猗嗟篇云美目揚兮毛傳曰好目揚眉也孔穎達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明曰經無眉文毛何得以爲揚眉孔又以爲眉毛揚起是其不顧經文妄爲臆說蓋揚者目開大之貌禮

記云揚其目而視之是也又曰猗嗟名兮美目清  
兮毛傳曰日上爲明目下爲清明曰亦非也清者  
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也衛風云美目盼兮若  
以目下爲清盼當復在何所案清與揚皆目之所  
以爲美二章同義邱說是也

說文解字題眉目間也引詩猗嗟題兮案題是名字  
異文

文選傅武仲舞賦注引韓詩曰舞則纂兮薛君曰言  
其舞應雅樂也又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引韓詩

曰舞則冀兮薛君注同案說文纂似組而赤舞則  
纂卽六轡如組之義冀是訛字又四矢反兮釋文  
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也與毛詩異白虎通鄉射  
篇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  
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禮讓可以選士  
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  
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  
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以戒不虞也何  
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此則說

四矢禦亂從選字為義與毛傳選齊貫中之義協  
漢書地理志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  
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引詩寘之作寘諸以子  
之營引齊詩例之此亦齊詩也

摻摻女手毛傳摻摻猶織織也文選古詩十九首李  
善注引韓詩曰織織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織織  
女手之貌然則毛訓本之韓故也說文手部戈部  
皆引詩作攴攴女手玉篇手部引詩同

楚辭七諫王逸章句媿媿好貌引詩好人媿媿與爾  
雅釋訓媿媿安也正合詩正義引爾雅及孫炎注  
並作提提孔氏順毛而改

說文解字僻避也引詩宛如左僻與毛詩異朱謀埠  
詩故左僻象掃貴者飾也乃冬服夏履女執婦功  
貧賤猶可耳富貴則褊甚矣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正義案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  
采莫其集注序君子儉以能勤今定本及諸本序  
直云其君徐氏與喬云君子所其無逸不過知民  
之依若魏君采莫以自課直與民爭利矣可謂儉

勤乎儉勤不中禮貪忍皆從此出也

埤雅釋草河汾之間謂之莫莖大如箸赤節葉厚而長似柳有毛刺味酢始生可以爲羹今人蠶繅以取繭緒其子如緒實而紅冀人謂之乾絳蓋以此也今吳越之俗呼爲茂子汾沮洳之詩一章曰言采其莫二章曰言采其桑言其君儉以能勤始於侵繅事而采莫終於侵蠶事而采桑也

呂氏春秋重己篇高誘注樹果曰園引詩曰園有樹桃誘習韓詩然則園有桃韓詩桃上有樹字

我歌且謠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正義引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之消搖案初學記卷十五引韓詩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義與毛同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岶岶卽岵古字通用毛詩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岶王肅注仍依爾雅正義謂傳與爾雅正反是傳寫誤也施士丐詩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岵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承毛而誤今易之云陟彼岵以望父岵多草木蔽之望父而不見父也陟彼

目耕中 卷十五  
肥以望母肥卽無草木蔽之望母而亦不見母也  
猶來無棄嚴粲詩緝母尙思之無棄母不歸林若撫  
詩談取之以爲得其旨矣

桑者閒閒兮釋文閒閒本又作閑閑案白居易六帖  
卷八十引詩作桑柘閑閑與釋文說合而者又作  
柘釋文所略也

蔡邕琴操伐檀操者魏國女之所作也傷賢者隱避  
素餐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  
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

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德澤不  
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  
琴而鼓之案琴操古琴曲詩歌五曲一曰鹿鳴二  
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或以伐檀  
風詩不宜與雅南並入樂歌疑伐檀卽小雅之伐  
木案蔡氏序伐檀操有素餐及懸珍奇積白穀語  
實魏風之伐檀也琴曲復有十二操九引河間雜  
歌二十一章並非風詩且可入樂何獨於伐檀而  
疑之乎毛詩序伐檀而貧也鄭箋說首三句云是

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也說不稼以下云是謂在位  
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呂祖謙讀詩記坎坎實之河  
干悠然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國人見君  
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  
嘗稼穡禾何爲而積汝未嘗狩獵貍何爲而來獨  
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  
者乎與毛鄭義合

莊子徐無鬼篇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  
而鶉生於宍蓋化用詩不稼不穡四句語義

不素餐兮毛傳素空也楚辭九辯王逸章句謂居位  
食祿無有功德名曰素餐也訓義與毛不殊文選  
傳武仲舞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  
又潘安仁關中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  
餐素餐者質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  
餐訓素爲質尤諦切

胡取禾三百億兮毛傳萬萬曰億鄭箋十萬曰億正  
義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意  
又曰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知古億十萬



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言萬畝而王制云方  
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案義當從鄭  
實之河之滸兮釋文本亦作脣案鄭注易緯乾鑿度  
引詩作脣鄭先學韓詩則作脣者韓經本也說文  
解字滸水厓也引詩寘諸河之滸兮亦與毛異  
不素殮兮毛傳熟食曰殮鄭箋殮讀如魚殮之殮鄭  
志答張逸云禮殮養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殮  
相配故易之也

邱光庭兼明書碩鼠刺重斂也孔穎達曰碩大也其  
鼠頭似兔尾黃色又引許慎云碩鼠有五伎皆不  
長陸璣蟲魚疏云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伎班謂  
之雀鼠明曰經文坦然義理無隱何爲廣引他物  
自取混淆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曰鼠書  
伏夜動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則此尋常鼠也言其  
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言之耳唐仲  
友詩解以碩鼠爲愛君之至尤有精思卓識

王符潛夫論班祿篇其後廢養賢而鹿鳴思背宗族  
而采蘋怨履畝稅而碩鼠羊賦斂重而譯告通班

祿頗而傾甫賴行人蹙而絲蠻諷案符引詩異文  
特多此說履畝稅而碩鼠作則春秋以前已有履  
畝之稅不自魯宣公始矣其二云譯告傾甫循上下  
文義亦當指詩篇言第不知爲何篇異文鹽鐵論  
鹽鐵取下篇亦云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  
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忘於公事是以有履  
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與潛夫所引詩是一家學  
呂氏春秋舉難篇宵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  
牛角疾歌高誘注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

食我黍云云三章全載案後漢書馬衡傳注引說  
苑曰宵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  
合今本說苑善說篇云宵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  
歌顧見桓公得之以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  
當是碩鼠之譌此說宵戚歌碩鼠之詩而史記鄒  
陽傳集解藝文類聚文選成公子如嘯賦注皆引  
宵戚飯牛歌凡三章後人擬作耶抑疾商歌殆非  
一歌耶

漢書地理志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故參爲

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人不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歲聿其莫毛傳聿遂也戴氏琰正按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亦以爲辭助詩中聿曰適三字互用爾雅適目也述也禮詩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適七月

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晁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劉向同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脩厥德釋之爲述箋於聿來胥字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適追來孝並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遂爲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吹字注云詮詞也从欠从口亦聲引詩吹求厥寧然則吹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適詮詞者承上文所發

端詮而釋之也

後漢書張升傳君子仕不爲己職思其憂章懷太子注引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爲己身已作以說義亦與毛傳異

列女傳引詩曰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利也案漢書匡衡傳晉侯好儉而民畜聚當亦指蟋蟀篇言

林若撫詩談唐風山有樞篇注云答前篇蟋蟀之意

而解其憂非矣蓋是時沃強晉弱國人明知國非其國而未敢言故第諷其取樂恐一旦見滅則衣裳車馬庭內鐘鼓酒食俱爲他人所有其辭直其情危其意迫切而有餘悲胡云解憂也案如此解與序刺昭公義合

弗曳弗婁釋文婁馬云牽也案玉篇手部引詩弗曳弗攖馬季長訓牽則其所注本作攖也又弗鼓弗考釋文弗鼓本或作擊非案文選潘安仁河陽縣作詩頗若槁石火李善注引毛詩曰子有鐘鼓弗

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用則鼓  
或爲擊之證李善謂者與槁通則弗考或有作弗  
槁者歟

春秋公羊傳隱五年何休注引魯詩天子食日舉樂  
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御白虎通禮樂篇引  
大夫句作詩傳案此當是魯詩說何不日鼓瑟義  
也

儀禮士昏禮宵衣在其右鄭注宵讀如詩素衣朱綃  
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又特牲饋食禮注宵綺

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  
宵禮有元宵衣案此作朱宵明宵與綃同仍用魯  
詩義禮記郊特牲注引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  
朱褌則魯詩朱繡作朱綃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十  
六引劉芳詩義疏繡當爲綃綃綺亦本魯詩爲說  
詩緝揚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  
昭不能制曲沃鄭風言忽不能制權臣又云昭公  
時晉人之心尙未渙散其樂從沃者沃之黨耳故  
詩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

人正所以泄沃黨之謀而非叛晉者之所自作也  
說極近理

椒聊之實陸璣疏聊語助也朱子集傳從之案毛傳  
椒聊椒也楚辭愍命王逸章句亦云椒聊香草也  
碩大無朋毛傳朋比也鄭箋無朋平均無朋黨王肅  
孫毓申毛謂無比例也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  
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  
不朋黨乎正義以孫爲不然極爲鄭氏圓成其說  
終不若王肅之義長

說苑立節篇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  
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  
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之哉此  
非斷章取義也詩人詠此本以懷良篤修激之人  
非直美曲沃桓叔也

曹粹中詩說詩人每以薪喻昏姻如析其柞薪析薪  
如之何是也京新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昏姻之  
義焉案薪桂之義本此

見此邂逅釋文出觀字云本又作逅解觀解說也韓

詩云避觀不固之貌今注疏本作避迓而毛詩古本與韓詩同作避觀也案者釋文字林作窆案廣韻窆字注引詩傳三女爲窆是毛詩本又或作窆者也

有林之杜顏氏家訓書證篇江南本並木旁施大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釋文杜本或作夷狄字非也然則陸所非者蓋河北本也

獨行畏畏釋文畏本亦作熒又作熒案書洪範正義引作熒熒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李善注引作熒熒

說文解字叢目驚視也引詩獨行叢叢與毛詩畏字亦小異

詩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自我人居居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自我人究究傳究究猶居居也正義引爾雅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較毛傳似有區別埤雅釋獸晉人刺在位不恤其民其詩一章曰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二章曰羔裘豹褻自我人究究言大夫體柔以剛文

之而已今其用字等此則非所以稱其服也居居以言不通究竟以言不恕豹祛下大夫也豹褻上大夫也尤見明晰

鴻羽王事靡盬毛傳不攻緻也四牡章傳又云不堅固也案周禮天官典婦功辨其苦良注鄭司農苦讀爲盬典絲注受其粗盬之功以給有司之功用其良功者皆可與毛詩相發詩正義盬爲蠱字異義同

未善詩解頤曲沃奸晉王不命而擅請非禮也不朝

王而請命於其使尤非禮也兩稱子之衣蓋見無君之心焉夫子著之於經見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毛傳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鄭箋道左道東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邱光庭兼明書明鄭入日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陰更過東人不可得休息也詩意言武公卽已寡特而惠澤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適我也亦



如樹既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鄭言人所休息於義何安案鄭義申毛道左之陽道左之陽人宜休息義下言人不得休息以杜之特生陰寡也乃言人不願休息之義詩中層折都到生于道周毛傳周曲也釋文引韓詩周右也對左而言然不如曲字義密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曲與檀弓惟與哭者語同說義亡爲辭亡此者今不在此也既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曰誰與非義也誰與獨亦不辭與當音餘誰

與自問也誰與獨處曲與檀弓惟與哭者語同說義甚精可以羽翼傳箋矣

人之爲言正義定本作僞言釋文大或作僞字非案白帖九十二引詩作人之僞言從定本也

采苓毛傳采苓細事七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鄭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鄙志答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言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高朝瓔讀詩略記采苓于隰采苦于澤采葑于圃皆非山中之物而曰巔曰下曰東歷歷可指喻讒

口之善狀揆草釋草苓甘者苦苦者蓋言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焉采苓則因人之所甘而譖之之况也采苦則因人之所苦而譖之之况也詩則有時而甘亦有時而苦采詩則因人之所甘所苦而併譖之之况也皆深得箋義

洪适隸續卷四載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是以爲刺刺作刺猗作兮不稼不耒穡作耒坎坎作飲飲三歲貫女貫作宦山有樞作菑何不日鼓瑟何作胡與毛詩異又有一段

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也斷珪殘璧彌當寶貴已

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多林木民以取爲室屋及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奏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麟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出狩之事

沈萬鈞詩經類考鄭風都曼齊風闡緩秦風廉勁亦

由風聲氣習使然其形諸聲音秦獨大於諸國  
車鄰釋文本亦作隣又作麟案漢書地理志作車麟  
王逸楚辭九歌大司命章句引詩有車麟麟亦作  
麟張參五經文字麟詩本亦作鄰則唐初張所據  
本作隣陸所據者今本也

車鄰序美秦仲也嚴粲詩緝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  
矣車鄰其濫觴也想慎丹鉛總錄取之以車鄰刺  
穆公使寺人傅令近小人而遠君子也穆公學於  
宁人聖人錄此以正秦風垂戒深矣

埤雅釋馬覲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  
以爲卓卽的顙故以爲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  
曰齊之以月題蓋題顙上當顙如月者所以象顙  
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顙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也  
爲的顙蓋震二陰在上故爲的顙夫文入二爲白  
白陰色也二陰敷也馬政論曰顙有白毛謂之的  
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曰  
的顙非也

說文解字賦馬赤黑色引詩四騏孔阜駟作四訓賦

字與三傳駮驪亦小異

呂大臨云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者也駮驪詩稱秦君始爲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稱備云爾翰案使令惟寺人從公多媚于此臣之所以日諂君之所以日驕秦法密於秋荼端由於此也

說文解字輶輕車也引詩輶車鑾鑾案鑾正字亦爲古文假借字

戴氏毛鄭詩考正秦駮驪三章箋云置鸞於鑾異於

乘車也震按車亦無鸞在鑾之制蓋輶車鸞鑾非對文輶車也鸞也鑾也三者皆因所見言之耳又小戎首章傳游環鞞環也震按釋文作斬環引沈重之舊本皆作鞞今考下言陰鞞蓋續傳曰續續鞞也箋云蓋續白金飾續鞞之環然則鞞環與游環乃爲二物詩並言之轉寫譌溷後人遂莫之辨春秋傳言如駮之斬說文斬當膺也蓋詩謂之游環春秋傳謂之斬漢時謂之當膺駮從斬而後於兩服其首正兩服之胸於此有環以貫其外轡箋

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爾雅釋名曰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可與笈相發足下陰鞞傳笈不詳其所在孔冲遠云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鞞以引車今考車前揜軌其上的不堪任今時車駢馬之鞞繫於軸古亦宜然以其自下而出於揜軌之前故稱陰鞞耳攷東原先生嘗著考工記圖二卷引證羣籍羽翼鄭氏於聶崇義三禮圖多所訂正此其一班之見也

載獫歇驕毛傳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蓋本爾雅釋畜文爾雅作獨獫郭璞注引詩載獫獨獫說文解字犬部漢書地理志引詩皆作獨獫又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屬車之遙載獫歇獨獫又作獫蓋三家本如此鄭箋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載訓始頗費解不如車載義順陳霆兩山墨譚諸家皆以獫爲田犬名長喙曰獫歇驕者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皆以爲田舉而遊園載獫於輶車以歇其驕逸予謂犬獫惡曰獫

馬跑逸曰驕蓋言田畢而載犬於車上息馬於轅下於以行圍而游息也自注又廣韻馬高六尺爲驕說亦有據

集韻去聲十遇續辭屬切連也詩陰鞞續徐邈說釋文續案舊如字徐辭屬反集韻本此收入去聲也

禮記聘義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節末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而荀子法行篇亦載此文與聘義小異今載之子貢問於孔子曰

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天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又初學記引五經通義曰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似於仁抑而不撓有似於義有

目耕中 卷五  
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信垂之如墜有似於禮亦似說溫其如玉之義而與禮記聘義荀子又異龍盾之合毛傳龍盾畫龍於盾也合而載之鄭樵詩辨妄以爲二盾之衛朱子集傳兼用其義

說文解字輶駟馬內轡繫軾前者引詩蒞以輶輶與詩鑿字異

顧 王玉篇盾部引詩蒙駝有苑伐作殿苑作苑又考工記弓人鄭注引詩竹鞮緹縵閉作鞮皆三家經異文釋文竹閉本作竹鞮又與鄭引詩異

列女傳引詩悒悒良人厭作悒聲相近也

李因篤蒹葭說秦之封域本周之舊都周家積德累仁流風遺俗宜有存者何至一變而爲車駟鐵小戎諸詩及讀蒹葭三章乃知周之遺民不忘故王思乎王之在洛所謂在水一方溯洄溯游者皆指洛陽言也此前人之所未發王恕石渠意見以此詩爲聘賢者未得而行人歌之之詩黃之雋詹言謂當是蹇叔一輩人所作蹇叔送其子與師曰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

之所辟風雨也遐思婉致同一吐屬說皆有見

蒹葭萋萋釋文本亦作淒唐石經本宋本皆作淒淒

今注疏本作萋集傳用石經宋本作淒文選潘安

仁河陽縣作詩注引韓詩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

渚曰沚與毛詩采芣傳沚渚也義合

集韻平聲上六脂汝渚圻沚說文从隋引詩宛在水

中坻或作汝渚圻沚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傳條栢栢也皆本爾雅釋

木條栢即栢山榎郭璞注今之山楸梅栢孫炎曰

荆州曰梅揚州曰栢郭璞注似杏實酢釋文引沈

重云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栢陸璣詩疏梅樹皮葉

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

不可食栢葉大可三四葉一藜木理細緻於豫章

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

多樟栢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栢也毛晉

陸疏廣要爾雅之梅栢乃似豫章者古稱榎楠豫

章郭景純不得以似杏實酢解之翰案有條有梅

皆以山林言與梅杏之梅不同



顏如涯丹釋文丹如字韓詩作泐音撻各反泐赭也  
楊慎丹鉛總錄以涯丹爲花名其說亦異

有紀有堂毛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有堂本爾雅  
釋邱畢堂牆爲說基訓紀古無所見釋文紀本亦  
作岷沈音起正義案集注本作岷定本作紀然則  
毛舊本是岷字卽釋山之無草木岷也山無草木  
之處似屋基然故訓爲基也

氏與喬云或咎平王以岐西之地予秦竊謂不然  
犬戎之力足以殺幽王取宗周非列侯所能制也

且召犬戎者申侯立平王者申侯平王能背申侯  
以令諸侯乎申侯能率諸侯以攻犬戎乎惟秦與  
戎爲世仇而其地又相近故不得不賜之岐西而  
與秦曰能逐犬戎卽有其地是藉手於秦以報仇  
與秦猶愈於與戎乎王此舉未爲失也

黃鳥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也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  
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  
黃鳥史記秦本紀穆公卒葬雍從死者一百七十

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皆與序合史記蒙恬傳蒙毅言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亦歸罪於秦穆乃漢書匡衡傳云秦穆貴信而士多死應劭注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鄭箋從死自殺說本於此曹子建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旣沒同憂患王仲宣詠史詩秦穆殺三

良惜哉空爾爲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李德裕三良論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尙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尙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矣是皆以承恩自殉爲言而非穆公之亂命矣正義通鄭說云殺人以殉葬當是後主爲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非後主之過愚以爲三子非自殺

以殉實康公以父命殺之也玩本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知爲主命所迫曰殲我良人實刺夫殲之者也案史記載秦武公葬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乃止則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互殉葬穆公以霸顯名於西秦乃不能革除弊俗遺命嗣主反多至百七十人此詩之所以興刺也刺穆公卽以刺康公罪分首從擿斥亂命而聽從亂命者自在其中矣

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

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

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恍然爲之變容問曰  
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  
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大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  
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可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  
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  
不更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  
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  
鴉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

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  
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  
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  
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  
篋視衣顛倒太子曰君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  
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顛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  
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

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韓詩外傳  
卷八亦載此條無遺倉唐賜太子衣以下語句亦  
小異記敘容與婉曲而說三詩之興人尤爲切擊  
說文解字鳩鷓飛貌引詩鳩彼晨風又鷓鷃風也玉  
篇同蓋毛詩作晨風別本有作鷓風者故許氏據  
用之埤雅釋鳥引禽經曰鷓好風鷓好雨然則謂  
之晨風可知也已

隰有六駁毛傳駁如馬鋸牙食虎豹說本爾雅釋畜  
郭璞注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駁如白馬黑尾佶牙

音如鼓食虎豹正義引之爲證以駁爲獸不爲無  
木但循上下文義苞櫟苞棗樹槩皆言木不應中  
間橫插一獸且駁之爲獸非可恒見詩人何得與  
苞櫟並言陸璣詩疏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色駁  
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正義據以爲言是也  
又案陸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槩迷相似又似駁  
馬云云引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槩迷槩迷尙可得  
駁馬酈道元水經注瓠子水有枯柏數株檀馬成  
林謂檀及駁馬也黃氏淦詩經精義用槩參之說

云旨鷓鴣蘿草以鳥名桑扈桃蟲鳥以木名游龍  
一名馬蓼草以獸名六駁木以獸名扶蘇木以草  
名茅鴟鳥以草名芄狐獸以草名乘鳩獸以鳥名  
至萇楚介疑草疑木之間蝟蠹在非鳥非獸之列  
而異物同名同物異名更不勝數矣案莎雞亦是  
蟲兼草鳥二名

雅釋木山有苞棗隰有樹樾苞棗以况可與權之  
臣樹樾以况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  
者在下案論語唐棣之華兩節何晏集解屬上爲

一章謂賦此詩者以言權道陸氏從此生義未免

迂曲

無衣序刺用兵也不指言何公時詩明豐坊所傳僞  
魯詩以爲無衣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  
也而移在秦風之首次以小戎車鄰終南駟鐵皆  
襄公詩案史記秦本紀有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  
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  
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  
之又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以史證之不爲無據

然秦以王事興戎者不止於此前乎襄公者有莊  
公之事秦本紀載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  
五人其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  
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此與王于興師修我戈矛  
與子同仇尤切後乎襄公者有穆公之事左傳僖  
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雖爲晉侯所辭  
而已實見師而至河上矣亦非無與於王事然詩  
次在黃鳥晨風之下渭陽權輿之上序又明言刺  
用兵攷力公二年秦伐晉於武城以報令狐之沒

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此其見於史傳者  
審爲康公時詩矣康公承穆公霸西戎之餘烈凡  
霸者類皆假天子之號詩中稱王不必實奉王命  
也因王之一字改移詩次以遷就其說夫豈可哉  
與子同澤毛傳澤潤澤也如字訓鄭箋云釋褻衣近  
汚垢用說文釋袴也以通毛傳潤澤之義案孔安  
國論語注褻衣袍釋也劉熙釋名汗衣詩謂之澤  
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  
覆胸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

列女傳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  
文公太子榮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其作詩曰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順你路車乘黃君子曰  
慈母生孝子與序說渭陽康刻念母也義合

朱道行詩經集思通晉霸中原秦穆之力也春秋載  
秦晉交戰抑晉予秦卽詩錄渭陽之意

初學記卷二十六引蔡謨疑字義佩者服用之稱珮  
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玉器則字  
從玉案隋唐志無疑字義之目當在蔡謨集

史繩祖學齋古畢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言於  
設醴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不指屋宇也至  
揚子雲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旰幪乃  
始以夏屋爲屋宇楊慎丹鉛錄本其說又引周人  
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  
有橫下有樹似乎堂後有房故曰房俎以證夏屋  
之爲大俎然楚詞涉江篇曾不知夏屋之爲邸招  
魂篇各有寗夏大招篇夏屋廣大沙棠秀只玉逸  
章句引詩於我乎厦屋渠渠又云厦一作夏則屈



宋已皆以夏屋為大室亦不至揚子雲始矣况毛  
 傳只云夏大也鄭箋始以食具釋之正義引崔駰  
 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  
 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以  
 為義似可通翰案鄭必以大具為訓者以與下句  
 每食緊相應也

劉家龍讀書疑並坐鼓簧趙高之蒿矢每食不飽四  
 皓之先聲

目耕帖卷十六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四

漢書地理志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之後媯滿  
 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  
 用史巫故其俗尚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雖宛邱之  
 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季札聞之歌曰  
 國亡主其能久乎漢書匡衡傳亦謂陳夫人好巫

一 嬋嬛館補校

而民多淫祀

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鄭箋游蕩無所不為王逸楚辭離騷章句引詩作子之蕩兮云蕩蕩無所思慮貌也蕩用今文訓亦與鄭小異

坎其擊缶毛傳益譌之缶正義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案段安節樂府雜錄唐武宗朝郭道源善擊甌以邢甌越甌十二隻旋加減水其中以箸擊之當是擊缶之遺意

徐常吉毛詩翼說先王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未有無冬無夏而一以舞為事者此商書所謂恒舞也

子仲之子毛傳子仲陳大夫氏鄭箋之子男子也南方之原傳原大夫氏箋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案此與采唐篇孟姜孟弋孟庸同義男女雜速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故指其人以惡之也朱道行詩經集思通如岐之贊男悅女握椒之奉女醴男也直與溱洧秉蘭贈勺同風無復先王家教之遺矣

穀且于差釋文鄭初佳反擇也王音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从鄭讀翰案詩言穀且則差擇義確不可易王肅雖本韓詩作嗟不如鄭讀之優也

說文解字女部娑字引詩市也娑娑釋文出娑娑字在穀且上云娑步波反說文作娑則意以娑娑其下當同作娑娑也又案王符潛夫論浮侈篇引詩作女也娑娑與毛及說文並異

黃樛詩解幽之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於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矣今陳國男女乃至不績其麻市也娑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翰案敬姜之績雖則防逸生淫亦以挽回積俗衡門之下釋文衡橫也沈云此古文橫字案藝文類聚卷六十三引劉楨毛詩義問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

蔡邕郭有道碑棲遲泌邱又周巨勝碑洋洋泌邱束皙元居釋亦曰夫何為乎泌邱張揖廣雅釋邱邱上有木為泌邱蔡用曾詩同毛作泌束皙張揖作

秘當是齊韓詩而同以邱爲言則與毛傳泌訓泉  
水者異矣

可以樂飢釋文以樂本又作癯沈云逸詩本有作疒  
下癯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癯字當從疒下寮案  
說文云癯治也療或癯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  
癯案韓詩外傳列女傳引詩並作可以療飢此沈  
重所據以疑癯字之非義也陸引說文以駁沈意  
仍從鄭作癯臧氏拜經日記鄭作癯飢不云樂當  
爲癯是經本作癯也據正義云定本作樂飢知孔

木經文作癯飢矣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  
才文注唐石經後改刻足利古本皆作可以癯飢  
正義引王肅孫毓云皆云可以樂飢忘道是傳中  
樂道忘飢之言非毛氏本文乃王肅所私撰而孫  
毓從之也考辨極爲精覈

東門之池釋文引孔安國曰停水曰池案安國是申  
公弟子此是魯詩義

列女傳卷二引詩彼美淑姬可與寤言又引彼美孟  
姜可與寤言王照圓補注此木二詩傳以意合之

翰案漢志引詩多用此例又韓詩外傳引詩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寤作晤

東門之楊毛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鄭箋失仲春之月正義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爲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言之家語云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

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又引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月翰案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自是古法周禮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謂嫁娶

自耕中 卷三  
之期不得過此月耳然則毛鄭之義固兩相成也  
墓門序刺陳佗也而列女傳記此詩甚異傳云辨女  
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  
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  
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  
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  
其二女曰墓門有楛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詆  
之詆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楛則有其鴉安  
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

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况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君子謂辨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又王逸楚  
詞天問章句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  
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  
墓門有棘有鴉萃止言墓門有棘雖無人猶有鴉  
汝獨不愧也案列女傳云女乃爲之歌歌舊詩也  
楚詞章句明言引詩刺之蓋本陳人刺佗之詩而  
桑女又引以刺解居父非謂桑女作此詩也楚詞  
章句又引詩諄予不顧諄諫也攷釋文訊之本又

作諄音信徐息悴反告也韓詩訊諫也則訊諄古  
字通用矣王照圓列女傳補注引楚詞注以爲注  
及此傳所言蓋皆魯詩之說也又謂棊當作棘馬  
氏瑞辰曰今按玉篇古文某作𦵏𦵏形似棘蓋譌  
作𦵏因之毛詩作梅又作棊耳  
成伯瑜毛詩指說引梁簡文帝十五國風義詩者思  
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在詩  
爲辭在樂爲歌其本一也故云作好歌以訊之案  
簡文書佚僅見此條

防有鵲巢邛有旨茗毛傳防邑也邛邱也後漢書郡  
國志陳國陳縣劉昭注引博物記曰邛地名在縣  
北防亭在焉詩曰邛有旨茗防有鵲巢二地毗連  
故詩人指目之

誰併予美鄭箋所美謂宣公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  
者一言下之誑君以讒人一言奸之誣善以害人  
皆作詩者憂患之意亦本詩序憂讒賊爲說也  
說文解字鷦綬也引詩邛有旨鷦集韻入聲二十三  
錫鷦鷦引說文或作鷦亦從鷦陸佃埤雅邛有

旨鷓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條理之臣如鷓者不  
戕賊之而後得焉或曰鷓綬鳥也故鷓有雜色似  
綬其字從鷓

月出序止言刺好色也不指爲誰而作賈誦叔先生  
嘗稱或說刺陳靈公也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  
父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  
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詩人作刺正  
謂此事詩中舒字卽謂徵舒窈窕糾憂受天紹皆懣  
憤縈結之意言徵舒將難堪其恥故智者爲之勞

心也以下章株林直斥其邑夏南顯言其字例之  
說亦不爲無見也

月出皎兮釋文出皦字云本又作皎今注疏本作皎  
說文解字皎月之白也引詩亦作皎文選謝希逸  
月賦注引陳風口月出皦兮佼人僚兮張參五經  
文字皦皎今詩風通用之佼人僚兮釋文佼字又  
作姣僚字又作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貞索  
隱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九皆引詩姣人僚兮則  
別本有作女旁者



倭人憫兮釋文出劉字云本又作憫今注疏本正作

憫賈昌朝羣經音辨作劉與釋文同

勞心慘兮釋文慘七感反憂也案五經文

反見詩風則此當作燥陸音非也

朱善詩解頤牆茨作而狄入衛株林詠而楚入陳是

之謂女戎

有蒲與荷正義引樊光爾雅注作有蒲與茄古荷

字傷如之何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郭璞

注引魯詩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拜經

日記唐人義疏引某氏注爾雅卽樊光也其引詩

並與毛韓不同蓋本魯詩然則荷作茄亦魯詩本

也

碩大且儼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八引韓詩曰碩大

且嬌薛君注嬌重頤也五檢反文選張茂先雜詩

注引韓詩寤寐無爲展轉伏枕淮南子說山訓高

誘注引詩亦作展高亦習韓詩者也釋文輾轉一

本作展則毛舊本與韓詩並作展也

毛詩國風檜羔裘詁傳訓第十三鄭氏檜譜並作檜

左傳襄二十九年自鄆以下無譏焉檜作鄆漢書地理志其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號會爲大檜又作會酈道元水經注引劉稹曰鄆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鄰於號鄆滎之南左濟右洛居陽鄭兩水之間食溲洧焉范處義詩補傳引王肅注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正義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號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公猶在史伯云檜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旣絕作序者不

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幾世也

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奢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又云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亡也此並是三家佚說

蘇轍穎濱詩說羔裘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夫君好盛服不爲大惡而去之何哉檜君之羔裘卽魯郊之燔肉也諱其大惡而以微罪行君子之心也

羔裘逍遙楚詞九歌湘君王逸章句引詩作狐裘逍  
遙云逍遙遊戲也又九辨章句引詩旖旎其華臧  
氏庸云卽毛詩猗儺其華案玉所引詩皆非誤字  
所據本異耳

姚氏鼐惜抱軒詩說狐裘以朝爲燕見解爲諸侯朝  
天子非是

庶見素冠兮毛傳素冠練冠也鄭箋喪禮旣祥祭而  
縞冠素紕正義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  
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

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  
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乃謂三年  
將終少日月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葢旣釋服三  
年之喪纔行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  
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爲旣祥之冠又云王肅亦以  
素冠爲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爲長

呂氏春秋任地篇高誘注引詩云棘人之樂樂言羸  
瘠也有之字無兮字蓋韓詩如此又列女傳引詩  
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下無兮字蓋魯詩如此

集韻平聲下二倘從緣切博爾雅博博憂也郭璞讀

然則郭讀詩勞心博博亦作全音矣

集韻上聲三十三苛倚可切猗阿柔貌詩猗儺其枝

或作阿

漢書王吉傳引韓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揭揭者韓詩外傳引傳曰國無道則

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温春熱秋

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

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

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運其驅馬舒其民

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

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此所引傳蓋魯詩傳也

說文解字嚶疾也引詩匪風嚶兮案嚶古文隸作票

漑之釜鬻釋文漑之本又作概案說文解字概漑也

引詩概之釜鬻儀禮饋食禮釋文亦從手

說苑善說篇引詩曰孰能烹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

懷我好音以爲物之相得固甚微矣懷之作懷我

姚舜牧詩經疑問簡兮詩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匪

風詩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當時致思於西周者蓋如此

詩綿含神霧邠鄘衛王鄭此五國者于里之城處州之中名曰地軸又曰大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間土地污泥流之所歸利之所聚律中太簇音中宮角又曰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又曰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故其民俗而好畜又曰秦地處仲秋之位男孺弱女高瞭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而揚又

曰陳地處季春之位土地平夷無有山谷律中姑洗音中宮徵又曰曹處季春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急此散見於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所引其文脫略不具十五國風又缺二南檜幽意其十二律配合一十五國中有一合併亦十二分野之法也又李淳風乙巳占引詩綿推度災邠國爲結輸之宿營室之精也應亦分十五國言之他無所見

蟬序國小而迫釋文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

譜云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  
 昭公之朝是蜉蝣為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  
 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氏  
 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案今注疏本亦有昭公二  
 字蓋蜉蝣篇為刺昭公詩侯人以下則共公時詩  
 鄭譜自相矛盾當從前一說

衣裳楚楚釋文引說文作黼黼云繪五彩鮮色也蓋  
 古文如此采采衣服文選禰正平鸚鵡賦注引韓  
 詩同薛君曰采采盛貌也與毛傳訓衆多亦相近

蜉蝣掘閱毛傳掘閱容閱也鄭箋掘閱掘地解閱謂  
 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變易衣服也集傳引  
 孔疏云此蟲土裏化生掘地而出形容解閱也閱  
 悅懌之意及讀管子掘閱得下乃知閱與悅通也  
 黃氏曰抄掘閱謂掘地而出升騰游翔王雪山云  
 管子曰掘閱得下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  
 戴氏考正掘按說文引此作掘云突也突者掘起  
 之意即箋所謂掘地也荀子言良賈不為折閱不  
 市折損也閱賣也蓋閱與脫通箋所謂解閱正是

此義然則蜉蝣掘閱宜從箋說爲始生時掘起解  
脫掘掘通用閱通爲脫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  
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  
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鄭注欲歸其所  
說忠信之人也正義此則引詩斷章不與詩相當  
案欲歸忠信之人正是疾惡虛華之義記固與詩  
相通也

何戈與般禮記樂記行其綴兆鄭注綴表也所以表  
行列也引詩作荷戈與綴正義今按詩荷戈與般  
不同者蓋鄭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案正義引詩  
作荷今注疏作何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  
甲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詩云維鷓在梁不濡其翼  
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鄭注鷓鷓胡汚澤也汚澤蓋  
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爲才如君子  
以稱其服爲有德與詩箋不同左傳僖二十四年  
引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其作已與禮記引詩

作彼記者又異劉賓客嘉話錄引施士丐說詩維  
鵜在梁云梁人取魚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  
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  
在人梁上焉亦不失比興之意

說文解字媼女黑色也引詩媼兮蔚兮蒼作媼賂下  
季女為義與毛義迥別

戴氏震毛鄭詩考正候人末章云前二章言小人之  
不克稱其寵此章則言君子雖遭退廢處困窮而  
不失常度故曰蒼蔚然者南山之朝朝升雲也婉

變然者季女之於斯守飢也蓋美其守而悲之

荀子勸幼篇引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  
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心  
又富國篇引詩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以為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身而已又  
將兼人又議兵篇亦引此詩四語云近者親其善  
遠者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  
四極說苑反質篇引尸鳩在桑四句下引傳曰尸  
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



者一儀也列女傳卷一亦引尸鳩在桑六句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又卷四引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言善人於威儀無差忒案荀子爲魯詩所從出劉向世傳魯詩此皆一家之說也漢書鮑宣傳引詩亦作尸鳩與荀子說苑列女傳引詩同當亦用魯詩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云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詩曰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精理名言亦堪諷誦

邱光庭兼明書曹風鵙鳩云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箋云刺不稱其服也明日按下文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序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卽此刺無君子詩人思時君子以其在位故上章言君子之心下章言君子之治此章言君子之服皆謂今在位無此君子也非謂刺不稱其服且經云淑人君子安得不稱其服耶

其弁伊騏釋文騏綦文也說文作璣云弁飾往往冒  
玉也或亦作璣案說文璣或作璣此當爲或亦作  
璣

陳傳良毛詩解詁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匪  
風懷周道慨天下之無王下泉念周京傷天下之  
無霸亂極思治也嚴粲詩緝鄭風褰裳思大國之  
見正蓋齊桓未霸也曹共公時晉文霸業方盛而  
係思郇伯何耶文以私憾虐曹也下泉愧木瓜矣  
二說具有卓識

王逸楚詞九歎章句慨歎貌也引詩慨我寤歎與毛  
詩作輒異

郇伯勞之毛傳郇侯文王之子爲世伯案郇卽左傳  
所謂畢原酆郇之郇也又廣韻郇音戶關切集韻  
胡關切皆姓也漢有郇越唐有郇模王世貞宛委  
餘編郇越之郇音荀郇模之郇音環案今益都有  
郇姓讀環音蓋郇模之後也

漢書地理志昔后稷封釐公劉處豳太王徙邠文王  
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

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又匡衡傳引詩大  
王躬仁邠國貴恕幽作邠白虎通引詩亦作邠  
歐陽修詩本義謂七月詩齊魯韓三家皆無之案王  
符潛夫論浮侈篇七月詩大小放之周而復始攷  
符引詩多與毛異此必述三家之說恐廬陵傳聞  
有誤也

漢書律歷志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流火非建戌之  
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故火猶  
西流司歷過也詩云七月流火鄭志孫皓問月令

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  
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  
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  
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  
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案正義  
引此作吳志以禮記月令正義載鄭答孫顥云星  
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約此節之  
文知吳志爲鄭志之誤也

一之日麇發二之日栗烈楊慎丹鉛錄以麇栗羌管

解之引俗諺三九二十七牆頭吹脣栗爲證極有  
思致

太平御覽卷八百一十六引韋輝光毛詩問曰七月  
之詩無褐箋云褐毛布也賤者之所服也今蜀亦  
用爲之案隋志梁有毛詩答雜問七卷吳侍中韋  
昭侍中朱育等撰毛詩義注四卷亡輝光疑晉人  
避司馬景王諱改稱如韋曜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毛傳三之日夏正月也幽  
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  
不舉足而耕矣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三引韓詩  
曰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修繕之至於四月始可  
以舉足而耕也此言三月當是謂周之三月劉敞  
七經小傳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  
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  
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戴溪續呂氏家塾  
讀詩記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幽風先公之事  
周未建正也夫數窮於十月正月去十月數之窮  
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之日自一而數之

避月而言日者懼其與月相亂也黃氏日抄取岷  
隱此說案晦翁云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日變  
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二說相參方備蓋主於陽  
復而再起數雪山亦云一之日至四之日皆以陽  
長言之困學紀聞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  
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  
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  
何肥瞻三箋謂此說精審有味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壅冬則畢入於邑其詩

一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  
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

晒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饁彼南畝田畝至喜鄭箋喜讀爲饁饁酒食也耕者  
之婦子俱以饗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  
爲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也孫毓云小民  
耕農妻子相饁雖有糞缺迎賓之敬大夫儼然銜  
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姬於壅畝之間共飲  
食乎正義引孫說以爲不然云飲食之事禮之所

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  
授之以殮何獨田峻之尊不可爲之設食也說其  
爲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田大夫皆仰田間  
食于此爲鄭箋圓成亦有理究之改易經字未爲  
安也

蔡邕考城縣頌女執伊筐用詩語女執懿筐也邕書  
石經用魯詩蓋魯詩懿筐作伊筐

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  
繁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

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幽公子  
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鄭箋悲則始有與公  
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幽  
風案箋之易傳與上說田峻至喜並是言幽國民  
之於上有家人婦子之誼親愛之至也此據婦人  
謂嫁曰歸較改喜爲歸者尤近理集傳申其義云  
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  
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  
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較鄭箋爲圓足

戴氏考正按經傳中男女皆曰子後爲公子裘自  
幽之男子言之謂幽公之子也此及爲公子裳自  
幽之女子言之則謂幽公之女公子也自注春秋  
傳有女公子之稱又云自見公之女公子及民之  
女于有及時將嫁者詩託此爲之辭曰殆及公子  
同歸言將與公之子同時而嫁也此於言外見上  
下相知如一家不煩曲折而語無滲漏矣牢陋人  
詩說女周公之女公子謂郇伯之子立說奇異未  
知何據

蠶月條案釋文條徒離反引沈暢遙反集韻平聲下  
四宵寢宵切條枝落也引詩蠶月條桑沈重讀與  
超音同今不知有此音矣

七月鳴鵙正義引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  
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以爲此理亦可  
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也案樊光爾雅注春秋伯  
趙氏司至者也伯趙鳩也以夏至來以冬至去七  
月漸寒鳩尙未去幽人聞其鳴聲以爲知時之鳥  
若爲載績驚焉者故八月共勤於績也與禮記月

令鷓始鳴紀候不同經文非誤也

三之日于耜毛傳幽上晚寒七月鳴鷓二之日其同  
鄭箋並云幽地晚寒正義於鳴鷓云此箋當言晚  
温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温其意  
言寒來既晚故順此語舉晚寒以明晚温耳孫毓  
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  
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  
晚也正義雖以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  
穫乃晚於中國謂非是寒來早明是寒來晚而

亦未嘗不以孫說爲有理也

四月秀萋毛傳萋萋草也鄭箋夏小正四月王萋秀  
萋其是乎正義萋之爲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  
之鮮矣故疑王萋正與萋爲一言萋其是乎爲疑  
之詞也案夏小正之王萋卽月令之王瓜生本草  
所謂上瓜者是也夏小正四月取茶萋幽金履祥  
通鑑前編以萋上屬幽字自爲句張氏爾岐訂注  
取茶爲一事萋幽爲一事云詩幽風有秀萋得非  
以聲相近而致誤與攷楊慎轉注古音二蕭有幽



字是幽萋聲相近之證孔氏廣森大戴禮補注直云萋萋繞也今遠志草此據爾雅釋草萋繞棘菴郭璞注今遠志也爲言毛傳云萋草亦隱用爾雅不知箋與正義何竟忘此而他引以致疑耶說文解字萋草也詩曰四月秀萋劉向說此味苦亦謂遠志世亦謂之苦萋又有訛爲莠者方以智通雅植物篇辨之云苦萋一曰狗尾草此相去甚遠蓋莠爲狗尾草孔子惡之豈可以秀萋而存兩可之說乎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毛傳斯螽蚣蝮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正義斯螽蚣蝮釋蟲文又云翰天雞樊光云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樛雞陸璣疏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螽斯羽正義引釋蟲云蜚螽蚣蝮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璣疏云幽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

而小班黑其股似瑋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里是也然則斯螽卽爾雅螻螽莎雞卽爾雅之天雞其爲二物明矣顧毛傳及正義說莎雞振羽猶有可議故邱光庭兼明書非之曰按諸蟲之鳴出於口喙者多矣有脅鳴者有脰鳴者有股鳴者有羽鳴者脅鳴者蜩蟬也脰鳴者螻蛄也股鳴者斯螽也羽鳴者莎雞也若以飛而有聲爲羽鳴者則蠅蚊之類皆是何獨莎雞也且幽風所言所偶然也以莎雞斯螽之類皆陽蟲也陽氣出

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盡著其將寒之有漸勸人早備於寒也今驗莎雞狀如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晝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次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今人呼爲絡緯者是也如或不信可取樹枝之上候其鳴者把火燃看卽知其言之不謬孔云飛而振羽索索有聲是其不識莎雞妄爲臆說案邱氏所說莎雞卽今俗所呼柳柳蟲者與斯螽之爲蝗類者爲二種亦與陸璣疏所謂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

如漆者有別乃崔豹古今注蟲魚篇云莎雞一名  
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混三物而一之似未免  
於誤矣

集韻平聲下九麻師加切莎莎雞蟲名釋文莎雞音  
沙徐又音素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  
反則莎字沈重本亦作沙矣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鄭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  
洪邁容齋隨筆以詩七月在野八月在宇蓋指農

民而言非言蟋蟀也

釋文引韓詩云宇屋霑也向北向窓也說文解字向  
北出牖也引詩塞向瑾戶案傳箋不釋宇字此可  
補注箋釋向宇與說文同說文又曰在牆曰牖在  
屋曰囟囟或作窓牖與窓亦微有別

黃氏日抄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  
尙矣岷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蓋十二辰至於亥  
而止復起於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  
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愚恐

詩意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爲塞墀  
之計非必謂塞墀之時爲改歲之時也困學紀聞  
幽風於十月云曰爲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  
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  
務故皆以歲言之又曰幽詩於十月曰改歲周以  
十一月爲正蓋本於此案深寧說極名通蓋幽詩  
改歲只以農畢寒至周有天下遂本此而改正故  
周禮有正歲之名也

六月食鬱及藁毛傳鬱棣屬藁藁藁也正義鬱棣屬

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  
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  
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  
月時食說最詳悉於藁止言是鬱類而小別耳引  
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  
藁李一株並未詳藁之形狀顏師古匡謬正俗嬰  
奧陶宏景注本草云蒲萄作酒云用其膠汁又說  
卽是江南嬰與恐如北土枳之類橘耳按蒲萄酒  
卽其多聚而釀之安得膠事嬰與蒲桃種類殊別

江南自是蒲萄北土兼有嬰奧斯則非一物明矣  
此第辨嬰奧之非蒲萄究未明奧爲何物也案司  
馬相如上林賦隱夫奧棣張揖注奧山李也潘岳  
閒居賦梅香郁棣之屬李善注郁今之郁李山櫻  
桃也引張揖上林賦注以爲郁與奧音義同魏王  
花木志燕奧實大如龍眼黑色說文謂之嬰奧詩  
疏一名卓鞅藤幽詩七月食鬱及奧此名燕奧曹  
毗魏都賦英梅楊柳若留郁棣原注郁俗謂之妬  
郁張揖廣雅燕奧嬰舌也郭義恭廣志燕奧似梨

早熟此皆補正義之缺又唐韻古音引詩食鬱及  
奧亦讀作奧叶下菽棗稻字爲一韻若爾雅釋草  
藿山茝邢昺疏引韓詩云六月食鬱及藿以奧爲  
藿說文解字藿艸也引詩食鬱及藿與韓詩同又  
太平御覽引毛詩題綱曰葛藿一名燕奧藤好生  
河澗邊得水潤而長又以奧爲葛藿或經字異文  
或後師牽混取備一解可也

呂氏春秋孟夏紀天子飲耐用禮樂高誘注耐春醞  
也是月天子乃與羣臣飲酒作樂詩云爲此春酒

以介眉壽蓋春酒至四月始成而用之也

九月叔苴正義叔苴謂拾麻實以供食也案麻實可爲油其糝可以糞田不止於供食鄭箋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可以助男養農夫之具訓義最精

黍稷重穋釋文稷本又作稷案說文解字稷疾熟也引詩黍稷種稷周禮天官內宰鄭注引詩亦作種稷初學記卷三白孔六帖卷八十一並同

宵爾索綯鄭箋夜作絞索以待時用訓綯爲絞與爾

雅言綯絞也正合朱子集傳易之爲索絞也綯索也而注孟子則仍用綯絞之訓顏師古匡謬正俗或問曰蒲州盛酒罍謂蒲綯何也答曰此罍旣從遠來運致非易恐其破損故蒲索纏之按爾雅云綯絞也詩云宵爾索綯卽是此義此罍爲加蒲索故謂之蒲綯此又綯絞之證也

初學記卷七引韓詩云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當是說鑿冰之義

說文解字勝久出也引詩納干勝陰案勝是古文凌

字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正義鄉飲酒禮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徐與喬云幽民記飲食詳矣而用酒惟二介壽親之至躋堂尊之至風之儉也

周禮春官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峻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注豳詩豳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又云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又云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箋詩則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用豳以介眉壽以上爲

幽雅萬壽無疆以上爲幽頌與注禮小殊要三分  
七月之詩以當之也黃氏日抄王雪山謂一詩如  
何分爲三篇章所謂幽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  
合籥也禮笙師歛竽笙塤籥簫篪篴笛春牘應雅  
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樂也禮既瞭播鼗擊頌  
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樂也凡爲樂器以  
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  
樂亦如之故迎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七月之詩  
特以器和聲有不同耳至晦庵則有三說一說幽

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幽  
之雅噫嘻諸詩是幽之頌一說王介甫謂幽自有  
雅頌今皆亡矣愚按楚茨諸詩於今爲刺幽王之  
詩噫嘻諸詩於今爲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以  
爲幽若如介甫謂幽詩別自有雅頌則幽乃先公  
方自奮於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  
頌惟前一說謂吹幽之聲可雅可頌爲得之而其  
則雪山之考訂精矣

幽譜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



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  
比序已志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正義毛  
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可以  
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蓋以爲鴟鴞之詩爲管蔡  
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交其義皆異於鄭又鴟鴞  
箋云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造致太平  
之功管蔡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  
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  
孫其祖父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

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誅公此之由然王肅  
駁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  
橫造此意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  
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  
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正義引王肅說又  
引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  
地又據鄭注金縢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謂馬昭  
不然而復爲鄭委曲袒護攷史記魯世家成王少  
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乃踐阼

代成王攝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云云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自史傳而外考之秦誓以上諸書並無周公避居於東而成王有誅官屬之事班固以遷書載金縢多古文說康成在東漢末

其說未審所出漢唐諸儒皆不從之朱子集傳則從史記及金縢孔傳後覆蔡沈書說數條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於是蔡沈遂謂居東二年東徃往反又是三年此又從鄭氏避之一說而衍之亦非於古別有所本也

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李善注引韓詩曰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鴟鴞鳥名也鴟鴞所以愛憐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以葦蔭

風至薦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之也  
 孟子引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趙岐注詩邠風鴟鴞之篇迨  
 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言此鴟鴞小鳥猶  
 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  
 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謂鴟  
 鴞之詩為刺邠君與毛詩異以趙引韓詩葦有梅  
 證之可知此詩用韓為說矣又釋文於桑土引韓  
 詩作杜義同於拮据引韓詩云口足為事曰拮据

於畜租引韓詩云積也訓詁字義雖與毛詩不殊  
 而大指則乖別矣

孔子家語好生篇幽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能治國家  
 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引詩說義與孟子略  
 同惟迨作殆予作余與詩及孟子並異今汝與毛  
 詩合與孟子異說文解字隸及也从又从尾省又  
 持尾者从後及之也或作隸引詩隸天之未陰雨  
 案此是古文字

予羽脩脩正義定本消消作脩脩唐石經呂氏讀詩  
紀並作脩脩則又與注疏本異也

說文解字曉懼也引詩唯予音之曉曉與毛詩異

說文解字霑雨零也引詩霑雨其濛濛與零古字  
通埤雅釋天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善沾濡  
又喜陰結不解羈旅之愁於是爲甚故詩以言其  
情也深得詩人託興之意或說東山周公悼亡之  
詩也敦彼獨宿亦在車下云古喪禮則然熠燿宵  
行云燐火婦歎于室云鬼聲憑臆爲言頗駭聽聞

楚辭七諫王逸章句引詩零雨其蒙蒙云蒙蒙盛貌與  
毛詩作濛訓雨貌者異

勿士行枚釋文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臧氏拜  
經日記經本作銜枚箋云初無銜枚之事王肅改  
銜爲行定本爲所惑因增鄭箋作初無行陣銜枚  
之事以行陳釋經之行以銜枚釋經之枚陸氏音  
鄭箋無行戶剛反則經中行字音亦當同乃以戶  
剛反爲王音鄭則音銜是其學識不盡無據何於  
箋中又憤憤也盧氏文昭攷證引之云案經行字

似不須改毛音衡橫之於口中也鄭音銜亦就行  
讀爲銜王亦不改字而改其音義耳

說文解字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  
身蝟蝟者蜀詩詁蜀本从虫又加虫俗字也唐韻  
古音讀汝叶下野韻

伊威在室毛傳伊威委黍也釋文伊威並如字或傍  
加虫者後人增耳又云委黍鼠婦也本或並作虫  
邊案毛傳本爾雅釋蟲文爾雅作蚘威委黍郭璞  
注舊說蚘威鼠婦惟蚘字婦字加虫邊說文作蚘

蠊韓昌黎詩破竈蚘蠊盈並作虫邊集韻上聲八  
語螻蛄博雅蝮蝮蝮蝮一曰蝮蝮或从蠊亦書作  
蠊玉篇亦云蝮蝮卑雅釋蟲陶隱居云鼠在坎中  
音則負之今作鼠婦如似乖理誤矣

蠊蛸在戶釋文蠊音蕭說文作蠊音夙段玉裁詩經  
小學蠊正蠊訛一切經音義引作蠊蛸在戶云上  
音蕭下音蕭此古字通音也太平御覽卷九百四  
十八引毛詩義問曰蠊蛸長脚蜘蛛也又引毛詩  
義筌曰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陸璣疏蠊蛸

長跣一名長脚荆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  
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採蘭  
雜志昔有母子離別母每見蠨蛸垂絲著衣則曰  
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  
曰喜母均之一物也

熠燿宵行毛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正義釋蟲云螢  
火曰炤舍人云螢火卽炤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  
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按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  
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

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  
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  
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  
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衆說並云螢  
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案毛以螢  
火爲燐正義已辨之其以熠燿爲燐雖與本草螢  
火一名熠燿合以此詩下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例之似熠燿止是比擬之詞崔豹古今注螢火一  
名燿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

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霄燭亦承毛傳說朱子集傳易爲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說本董氏詩故證以說文熠燿盛光也引詩熠燿宵行此解確不可易集韻引說文宵行作霄行

鵲鳴于埤毛傳埤螿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鵲好水長鳴而喜也邱光庭兼明書非之曰據詩之文勢此埤不得爲螿冢蓋是土之隆聳近水者也按左傳云斂及于埤皇謂寢門闕也又云葬于

埤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聚土爲之故知此埤謂土之隆聳近水者若坻沚之類也鵲水鳥也天將陰雨則鳴於隆土之上婦人聞之憂雨思夫故歎于室若以于埤是螿上于冢則鵲鳴竟于何處豈文章之體當如是耶且經無螿文何得鑿穴生義案文選張茂先情詩注引韓詩鵲鳴于埤鵲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螿出壅上鵲鳥見之長鳴而喜毛詩之說與韓同義孟子泰山之於邱埤趙岐注亦曰埤螿封也詩正義此蟲穴處蟄

土爲塚以避溼鶴鳥鳴於其上故知埴是蠃冢也  
天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蠃避溼  
而上冢鶴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  
東觀漢紀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  
雨上御雲臺自爲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蠃封  
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蹇艮下坎上  
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蠃穴居知雨將至故  
蠃與此蠃封穴知雨之證陸佃埴雅釋蟲蠃場謂  
之坻亦謂之埴从至以蠃之微而能爲埴用其至

也此又埴爲蠃冢之證詩人鶴埴二字合蓋天時  
物理之精微毛傳義蘊甚深未可以意訾議也鶴  
釋文本又作萑按說文萑小爵也引詩萑鳴于埴  
又埴蠃封也引詩鶴鳴于埴則鶴與萑二字古通  
用也

烝在栗薪釋文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漻力菊反  
衆薪也案韓昌黎城南聯句詩紅皺曬簷瓦黃團  
繫門衡周紫芝竹坡詩話載之以爲黃團當是瓜  
蔓紅皺當是棗退之狀二物而不名使人瞋目思



之如秋徑晚行身在籬落間翰謂韓詩二句之妙  
蓋從東山詩果臝之實亦施于宇有敦瓜苦蒸在  
栗薪四語化出也

皇駁其馬毛傳黃白曰皇駮白曰駮正義釋畜文舍  
人曰駮赤色名曰駮也黃白色名曰皇也孫炎引  
此詩餘皆不解駮白之義案文選顏延年赭白馬  
賦李善注引劉芳毛詩義證彤曰雜毛曰駮彤赤  
也卽赭白也

親結其縹毛傳縹婦人之褱也正義釋器云婦人之  
褱謂之縹縹綬也孫炎曰褱幌巾也郭璞曰卽今  
之香纓也褱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褱綬繫也  
案文選張平子思元賦獻環珉與琛縹兮李善注  
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縹帶也縹繫於帶不得直謂  
之帶章句疏矣韓詩外傳故禮者因人情爲文引  
詩曰親結其縹九十其儀言多儀也此則粹然精  
語

王應麟詩考引四國是皇齊詩作四國是匡白虎通  
引詩作皇前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

也皇訓爲正案毛傳皇匡也鄭箋正其民人而已  
皇宜訓大而作匡正解者知三家詩皆作匡惟毛  
本作皇毛氏以皇字於義未安故仍用舊本云皇  
匡而鄭亦以正解之班固撰集白虎通時毛詩未  
立於學解爲正知本作匡今白是通作皇後人順  
毛詩而改也

又缺我錡毛傳鑿屬曰錡又缺我錡傳木屬曰錡釋  
文於錡引韓詩云木屬於錡引韓詩云鑿屬與毛  
正相反案說文解子無錡字木部棟字解云一曰

鑿韓詩與說文合當是傳寫誤耳

四國是吡毛傳吡化也四國是道傳道固也鄭箋道  
斂也程子曰吡動也爲是四國之亂振動道加於  
吡

輔廣詩童子問東山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破斧詩  
歸士能得周公之心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伐柯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不知也朱子初說  
執柯以伐柯卽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  
迎周公此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近取之道

則吾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亦用序  
說後乃改爲東人欲見周公始難而後易與序不  
合似前說未可廢也

韓詩外傳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畢  
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治  
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  
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性情則不  
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  
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

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精理名言  
宋儒語錄不能相掩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引韓詩九罭之魚鱒魴九  
罭取鰕苾也案說文艸部苾草也集韻平聲上六  
脂類脂切筮筮毘取鰕具博雅籥筮謂之筮或作  
筮毘則苾筮二字通用玩韓詩之訓蓋以取鰕之  
具而得鱒魴之大魚有喜出望外意

鱒魴釋文鱒才損反沈又音撰大魚也集韻上聲二  
十八獮鄒免切鱒大魚也詩鱒魴沈宣讀案沈宣

乃沈重之誤

埤雅釋魚詩云九戩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衰衣繡裳  
蓋鱗魚圓魴魚方君子道以圓內義以方外而周  
公之德具焉故是詩主以言之然則鱗象公之圓  
而衰衣者道也魴象公之方而繡裳者義也元衰  
纁繡而後可以見周公猶之九戩之取鱗魴也

毛詩草蟲經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而前行乃觸  
一之退後又自踏踐上寔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况  
跋前疐後案史志不著此書之目埤雅釋獸引之

說文解字躓踏也引詩載躓其尾與毛詩異

說文解字擊固也引詩赤烏擊擊集韻平聲上二十  
八山擊邱閑切引說文同與毛詩作几几字異

歐陽修詩本義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  
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  
第也周召邶鄘衛繪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  
氏詩譜次第也按左傳季札觀周樂齊之下卽豳  
豳歌秦然後歌魏杜以注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

一仲尼刪定後故不同廬陵所謂孔子未刪之前  
周太師樂之次第本此攷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  
聲歌師乙對以歌頌歌大雅歌小雅歌風歌商歌  
齊頌大雅小雅風之次與今詩風小雅大雅頌之  
次正相反而於頌之中別出商風之中別出齊師  
乙亦魯樂師而說詩次與今詩異復與季札所觀  
不同則在魯之周樂失序久矣孔子適周訪樂於  
萇宏必得古大史所藏三百篇定本晚年修訂和  
以中聲故曰吾自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毛詩源出子夏則今詩是夫子之手澤也鄭譜王  
在幽後者退就雅頌並言王世正義固言之矣  
荀子大略篇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  
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案三家多  
以小雅爲刺時之詩本於此

蔡邕琴操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  
傾留心聲色內顧妣后設旨酒嘉穀不能厚養賢  
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者  
幽隱小人在位周道凌遲必自是始故彈以諷諫

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  
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尙知相呼傷時在  
位之人不能乃緩而不刺之故曰鹿鳴此用魯詩  
說史記司馬相如傳贊小雅譏小民之得失其流  
及上又十二諸侯年表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史遷  
從孔安國問安國爲申公弟子與琴操合知爲一  
家之說也王應麟詩考引晁氏三家以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皆康王時詩

孔子家語好生篇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  
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於  
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  
嫌之固不可行也

蔡卞毛詩名物解引草蟲經云鹿飲食則皆鳴相召  
志不相忌也案蘇武古詩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  
賓焦贛易林升之乾白鹿鳴呦呼其老少喜彼茂  
草樂我君子皆用詩鹿鳴義也

邯鄲綽五經折疑夫笙者法萬物始生導達陰陽之

氣故有長短黃鍾之始象法鳳皇綽書已佚見初  
學記卷十六

承筐是將鄭箋承猶奉也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  
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承訓受與將  
意隔或非此詩之注

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  
爲不歸於德歸或爲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  
道案忠信爲周古人多用此訓

孔子家語正論解引詩是則是效漢書敘傳用詩語  
亦作效與毛詩是效義同而字異

周道逶遲釋文引韓詩作倭夷考文選潘安仁西征  
賦注引韓詩作威夷險也又孫興公天台賦注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注又顏延年秋胡詩注並引  
韓詩作威夷唯嵇叔夜琴賦注引韓詩曰周道倭  
夷與釋文同文顏延年北使洛詩引韓詩周道倭  
遲並與毛詩不異案威畏也夷傷也故以訓險諸  
引作威夷者是韓詩本文作倭及倭遲者後人順

毛而改也漢書地理志引詩周道郁夷班固用齊詩故與毛韓並異

陸佃埤雅釋鳥聽聲考詳篇云雀聲慘毒鳩聲慈念而詩以爲使臣賢者之况詩曰翩翩者雛烝然來思言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烝然後得嘉魚壹鳥也爾雅曰佳其鳩鴉夫不壹宿壹宿婦之正也夫或不然故孔子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四牡曰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蓋孝所以致私恩謹所以致

公義故四牡勞使臣之詩而其託况如此傳曰懷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說義曲折而愜於理王符潛夫論三武篇引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此是用三家舊說

說文解字驥馬行疾也引詩載驟驥驥案驥是古文字

每懷靡及毛傳每雖懷和也鄭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



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  
和者卽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異同評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  
無所及卽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旣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  
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正義備載其說而無所斷論而於解箋義曰魯語穆

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爲和誤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若處猶懼不及况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知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懷之義然則孔氏亦以鄭義爲是矣案國語本作懷和爲每懷韋昭解引漢鄭司

農和當爲私亦取鄭義又按列女傳載姜氏引詩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云夙夜征行猶恐無及况欲  
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語意本晉語  
亦以懷私爲說劉向用魯詩此又鄭之所本也傳  
引詩作莘莘是魯詩經本王逸楚辭招魂章句引  
詩旒旒征夫云旒一作莘旒旒往來聲也皆與毛  
詩駢駢不同

毛傳說周爰咨諏及咨謀咨度咨詢云忠信爲周訪  
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  
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皆本春秋內外傳文左  
傳襄四年穆叔曰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咨於  
周臣聞之詩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  
事爲諏咨難爲謀其忠信爲周本魯語又魯語作  
咨才爲諏咨事爲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爲字誤改  
從左傳才當爲事又曰事當爲難餘與內傳同咨  
難爲謀杜預曰問患難也與毛咨難易不同正義  
以爲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則毛義固兼賅於  
杜也

淮南子修務訓引詩周爰諮謨蓋毛詩咨謀之異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九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  
之失道夫移之華萼不焯焯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不著所出蓋有脫文呂氏讀詩記引爲韓詩  
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  
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  
其侮杜預注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  
穆公於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

詩屬小雅案國語周語中載此事富辰引周文公  
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明是周公之詩征  
南此注實與內外傳及毛詩皆通鄭衆唐固注國  
語以爲常棣穆公所作韋昭以爲失韋從賈逵以  
爲周公所作與杜注合

鄂不韡韡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鄭  
樵曰不象萼蒂形與專通陸璣詩疏柎作跗東哲  
補亡詩白華絳趺唐詩紅萼青趺皆因之又國語  
晉語三周華不注之山韋昭注華齊地不注山名

伏琛齊記記摯虞畿服經不與詩鄂不之不同左  
傳成十六年有韎韋之跗六月正義引雜問志作  
韎韋之不注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屨也杜預集解  
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蓋不注今字爲跗屬  
此不跗通用之明證蔡邕彈碁賦萼不鞞鞞用詩  
語鄂又作萼亦古今字程子曰常棟華萼相承甚  
力故以興兄弟說文解字鞞盛也引詩鄂不鞞鞞  
列女傳引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  
唯兄弟甚相懷與箋義合

脊令在原左傳昭七年引詩作鷓鴣釋文脊令一本  
作鴿則唐時本又有作脊鴿者矣

文選左太冲魏都賦劉淵林注引韓詩曰賓爾籩豆  
飲酒之醞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醞儻作賓飶作  
醞與毛詩字異醞字訓義亦不同韓詩外傳卷八  
引詩和樂且耽與禮記中庸引詩合亦與毛詩異  
釋文且湛答南反又作耽下引韓詩樂之甚也亦  
是謂韓詩作耽又王逸楚辭招魂章句引詩作沈  
說文解字饌燕食也引詩飲酒之饌饌飶古今字

也

文選謝叔源遊西池詩李善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  
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  
爲文又潘安仁閒居賦注引勞者句作韓詩序王  
應麟詩攷引云飢者歌食勞者歌事又文選禰正  
平鸚鵡賦注顏延年應詔讌曲水作詩注並引薛  
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當是訓相彼鳥矣義也  
蔡邕正交論周德始衰頌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  
刺谷風有棄予之悲邕用魯詩亦以伐木爲刺詩

李綽尙書故實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  
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  
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証據豈非誤歟  
王楙野客叢書東臯雜錄曰詩伐木丁丁鳥鳴嚶  
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  
注皆未嘗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類鶯門中又  
作詩每用之其後多祖述之也洪駒父謂禽經稱  
鶯鳴嚶嚶要是後人附合僕觀張平子東京賦云

雖鳩麗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鵬用自漢  
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案東京賦猶未顯出鶯  
字梁昭明太子錦帶書姑洗二月啓啼鶯出谷爭  
傳求友之聲唐人求友出谷諸詩濫觴於此

埤雅釋獸引爾雅釋畜文未成羊豈豈未成羊也又  
引詩曰既有肥豈而後言既有肥牡明其禮有加  
而無已且其一章曰伐木許許醜酒有藇既有肥  
豈以速諸父言燕禮也二章曰陳饋八簋言食禮  
也三章曰籩豆有踐言饗禮也何楷毛詩世本古

義本此而小變之云伐木一詩備饗食燕三禮饗  
用太牢詩言肥牡食有飯有殽詩言饋八簋踐籩  
豆燕飲無算爵無算樂詩言有酒滑無酒醑坎坎  
鼓蹲蹲舞記所謂周人脩而兼用之者此也

說文解字所伐木聲也引詩伐木所所集韻上聲八  
語所雇爽阻切引說文云云古作雇案此是毛傳  
澣澣之異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戴氏考正此言寧適有不來者  
乎喜其畢來之辭也微猶非也

如微我無以其畢  
酒之微

來明庶幾非我之不顧非有過於愆惓惓致其親  
好如是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  
意轉疎矣案此說深得詩人忠厚之旨

有酒涓我無酒酤我毛傳涓昔之也酤一宿酒也鄭  
箋酤買也案說文解字亦云酤一宿也徐鍇繫傳  
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毛許說同於古  
必有攸據蓋酒以陳久者爲善涓涓與酤音義同  
玉篇醕美酒也釋文涓本又作醕又云昔所六反  
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泚之而去其糟也一宿

酒易熟製造不及醕酒之精詩言有酒則涓涓之  
足供歡宴假使酒盡卽卒造一宿之酒亦可以共  
醉總是情愛無已之意酤本一宿酒名後市肆中  
多賣此酒故謂賣酒曰酤亦謂之沽說文奢酒疾  
熟也廣韻一宿酒唐韻芳萬切類篇方願切音販  
後人因奢酒之名遂謂賣酒爲販正與此同漢時  
又有官酤漢書武帝紀初權酤注謂禁民酤釀獨  
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權獨取利也又食貨志魯  
匡言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

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所以相御也論語爲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鄭氏據此因意既有官酤則王亦可買酒以供飲因訓酤爲賣也不知官酤乃後世之法周制不聞也時方禁民羣飲乃使緝御者挈瓶赴市井買酒有是理乎然魯匡在王莽時上言已引詩無酒酤我以爲酒酤在官則是三家先有是說而鄭氏

從之耳

說文解字鞞絲也舞也樂有章从章从夆从攴引詩鞞鞞舞我集韻鞞通作坎舞蓋鼓字之誤案吳兢樂府解題漢武帝滅南粵祠太乙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鞞以工人姓侯故名坎侯後語譌以坎爲空則坎是樂器之名坎坎鼓我其擊坎侯之樂乎

說文樽舞也引詩樽樽舞我玉篇曰从士不从土蓋士旁尊者與樽同方以智通雅謂說文樽从士乃



許氏臆說自監本爾雅王氏詩考陳氏九經考異  
並從土唐宋人有用樽樽者推樽亦樽之譌從土  
無謂况從土乎翰案爾雅坎坎樽樽喜也郭璞注  
皆鼓舞懽喜春秋元命苞兩口銜土爲喜喜得明  
心喜者爲喜樽喜義故從土古人制字具有精意  
未可輕於置議也

王符潛夫論慎微篇引詩曰天祿定爾亦孔之固俾  
爾亶厚胡福不除案此引詩保作祿單作亶何作  
胡頗與毛詩異韓詩唐時猶在而釋文不引韓詩

亦非用韓本也細攷所引詩如檜作會與漢書地  
理志引詩合說行葦與班叔皮賦用詩合班氏世  
傳齊詩則符亦習齊詩者也又案桑柔正義引某  
氏爾雅注引詩亦作俾爾亶厚與王符同

周禮秋官蜡氏鄭注儀禮士虞禮鄭注並引詩曰吉  
圭爲饗賈疏彼蓋是三家詩案周禮注圭絜也王  
制圭田亦取絜義與毛詩蠲絜字殊而義同矣

禴祠烝嘗毛傳春日祠夏日禴秋曰嘗冬曰烝正義  
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

周禮卷之六  
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日祠故  
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日禴  
夏日禘秋曰嘗冬日烝禘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  
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  
公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日祠案春秋公羊傳桓八  
年春日祠夏日祠秋曰嘗冬曰烝與周禮爾雅及  
毛傳並合董仲舒春秋繁露此言不失其時以奉  
祀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爲天子之道也祠者以  
正月始食韭也祠者以四月始食麥也嘗者以七

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

如月之恒毛傳恒弦也鄭箋月上弦而就盈釋文恒  
本亦作絙同古鄧反沈古恒反正義集本定本絙  
字作恒案說文解字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  
上下心以舟施當也引詩如月之恒則許氏只以  
恒常爲訓作絙者因毛傳訓弦而改也

采薇序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

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案  
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拘昆夷城朔方  
與詩序及出車詩稱南仲者合而漢書匈奴傳懿  
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  
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玃狁之故豈不日  
戒玃狁孔棘又云懿王會孫宣王中興命將以征  
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玃狁至于太原出車  
彭彭城彼朔方則以三詩作於懿王宣王之時蔡  
邕諫伐鮮卑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玃狁威蠻

荆則又以南仲當宣王時爲將帥之臣又白虎通  
三軍篇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  
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  
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  
霏霏亦以采薇爲怨詩鹽鐵論繇役篇引詩玃狁  
孔熾我是用戒作玃作戒蔡邕和熹卿后諡議家  
有採薇之思用詩作採漢師傳聞異辭夫各有所  
受也

荀子大略篇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

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我車作  
我輿然則篇名古本亦作出輿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毛傳爾盛貌案爾雅之名取諸  
此說文解字薊華盛貌引詩彼薊維何義與毛同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毛傳腓辟也鄭箋腓當作芘此  
言我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程子曰  
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案腓作如  
字解勝舊義將率依於車上步卒腓於車後八字  
寫軍行如畫

藝文類聚卷六十引郭璞毛詩拾遺曰象弭魚服毛  
云弭弓反末以象骨爲之蓋俗說之誤也左傳曰  
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之象牙爲弓今西方  
有以犀角及鹿角爲弓者

豈不日戒釋文出曰字云音越又人栗反案一切經  
音義卷六引詩作豈不日戒與今本注疏同

昔我往矣釋文引韓詩云昔始也文選潘安仁金谷  
集詩李善注引韓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薛君曰  
依依盛貌楚辭招魂王逸章句引此二句云據詩

所見自傷哀也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篇謝公因  
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劉峻注過謝元小字稱曰昔  
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訂謨  
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翰案謝元  
將才謝安相度於所取詩語見之

史記匈奴傳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  
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  
狁至于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引詩多與毛詩  
異鹽鐵論繇役篇引詩薄伐獫狁四句與史記同

惟作出車小異

集韻平聲下十二庚於驚切央幘鮮明貌引詩旂旐  
央央或作幘

韓愈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被召途中見  
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暖風抽宿麥  
晴雨卷歸旗從出車篇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  
來思雨雪載塗翻出施肩吾望夫詞自家夫婿無  
消息却恨橋頭賣卜人從杖杜篇卜筮偕止會言  
近止翻出

檀車幘幘釋文幘尺善反又勅丹反敝貌從巾單韓  
詩作縷音同案說文縷偏緩也與毛詩幘幘訓車  
敝義亦相近集韻平聲上二十五寒他干切幘字  
引詩檀車幘幘與陸氏勅丹反微異

